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六十)

呂 祖 謙 諡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六十)

呂祖謙證次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宋 文 鑑  
冊 六 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壽永朱

詮次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

## 墓誌

孫明復墓誌銘

歐陽修

黃夢昇墓誌銘

歐陽修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孫明復墓誌銘

陽歐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聖人旣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世在斯文。

黃夢升墓誌銘

歐陽修

子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

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嘯。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尙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予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可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歐陽修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猶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落。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敍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居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



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蘇子美墓誌銘

歐陽修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子。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

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韜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嚙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

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佗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譎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石守道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二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除。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 蘇明允墓誌銘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

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尙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早卒。軾今爲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若干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 墓誌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陳北部墓誌銘

王安石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修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

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纒。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勲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張晦之墓誌銘

宋 祁

嗚呼。有宋文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卯能言。長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以文自名。而薦寵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挈囊薦芴。誰踰晦之者。卽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

號爲豪英。晦之弊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真聖諒闇。未卽聽政。責有司精覆計偕。與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爲吏。痛詆貶全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覃思古今。爲洪範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冠者。皆胡言膜拜。共龍神之。慙寘六經。反爲外典。故因事見文。爲記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世舛馳。而自信不貽云。康肅陳公堯咨。以西臺舍人爲本府。雅聞晦之。爲言於上。復選楚州寶應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昭信縣。淮島僉雜。馮戾禩巫。晦之剪除傍祀。且百所。輸入材瓦。以完吏舍。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掌真州。推茶務。旣又請通理州事。可制已報。會遭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噫。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皆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嚮。獨大謬不然者邪。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間。關蓬累而竭誠盡物。克襄事焉。墓不用甃。旣窆。下土實之。曰。千歲後無爲狐兔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二女子。皆有行。一男。早夭。晦之卽世。夫人奉柩。以如許昌。將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襄。慌柳以某月日。祔塋其先塋。從昭穆之圖。成君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旦。及康肅公爲先壙之誌。若表在焉。平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爲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表。重節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哀狀。巧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嚼才章兮。懿淳孝。至廡仕兮。難老。嗇弗予兮。孰天道。蹇皇皇兮。晚獲伸。發吾懷兮。露珍。甫半道兮。摧華輪。倚廬空兮。無冢嗣。從藁殯兮。二紀。魂煢煢兮。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輜柩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兄弟鮮兮。立後。神茫茫兮。

安究尙立言兮參不朽。

呂獻可墓誌銘

司馬光

君諱誨字獻可。初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從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竟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卽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構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旣而上小瘳。謙默未可視事。獻可屢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旣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亟言上。數其前後巨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

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勅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卽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卽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彊直。擢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貧。獻可旣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爲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教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爲之股慄。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爲。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爲。畏避遠去。如顧陷穽。惟恐墜焉。晚年病臥洛陽。猶旦夕

憤嘆以天下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爲而爲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歿之日。天下識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長適羅山令鞠丞之。次蚤卒。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姚輝。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於伊關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爲手書命光爲埋文。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伏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歿。噫。如光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爲銘曰。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壽。名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葛源墓誌銘

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歐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也。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佗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

數日令厭事則事當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我所爲。悉捕効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卽使人徵捕得之。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謀私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効。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治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効。効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士歟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息。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斲。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蘇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連使龍圖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秦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敗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葉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



彥文未任。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楊。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楊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名。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許平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勢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者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陳比部墓誌銘

王安石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卽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云。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縣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

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石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趨時合變。嗟乎。乃是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

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尙友。歸形此土。

趙師旦墓誌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吾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斲。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

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尙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 墓誌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孫適墓誌銘

曾鞏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孔寧極墓誌銘

王安石

先生諱啟字寧極。陸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祀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刑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

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嚳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王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邪。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戚舜臣墓誌銘

曾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旣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敘焉。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皆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



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歸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杖。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自不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太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尙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衰。衰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雖荒謔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騁。而遇困蹶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

時趣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遠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嶇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恣辭若遵律。盛哉徽名後宜聞。刻諸方珉告幽室。

錢純老墓誌銘

曾鞏

公錢氏之。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祇候。贈尙書刑部侍郎。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尙書祠部司封度支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爲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尙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尙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旣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姦仆彊。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爲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靜爲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

此多公而爲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隕然迹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爲可忌也。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而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其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一作夫人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嶧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尙利後人。

### 孫適墓誌銘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爲尙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爲永州軍事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其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敘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爲黟縣。

之孫氏。師睦生諱延緒。延緒生諱旦。旦生諱遂良。以子恩爲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間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旣葬。攜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卒於池州。大安鎮。實至和二年。始工部爲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爲文。以古爲歸。不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旣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黜拔身艱。故爲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沈率府墓誌銘

曾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自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爲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卽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眎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鄰里歲飢。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旣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

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腕，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溱，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予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子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隕然順退，媚于林丘。不蘊于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問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旣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 墓誌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邵古墓銘

陳繹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程伯淳墓誌銘

韓維

伯淳姓程氏諱顯其先有爲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爲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過絕人戶部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置惟先生所治飲食芟舍無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禳。仁宗升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贊率郡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孤癯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踊。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信。而鄉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爲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荊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荊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君以忠信。言旣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



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爲外都水。怙勢凌轅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廩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合。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斂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姦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

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仕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爲恨。父响。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三天。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穎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居。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儻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穎昌。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告。所以爲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兼之矣。

邵古墓銘

陳繹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葬。葬有日，願鑿文以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別封燕，世爲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太祖皇帝，以軍校尉老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君生衡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逮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無有於物，慎勿爲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塋地藏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爲之。解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先娶李氏，生子雍，卽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適盧氏。孫男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葬之祭之，其可無銘。銘曰：

出范陽，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蜀公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璚。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

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閒見。公言降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之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妄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寔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乎。卽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

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猶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能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祿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

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軌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寔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爲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書。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

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侖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



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鐵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所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

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杜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其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紮而維之。莫之勝說。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尙告來者。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墓誌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顯

李仲通墓誌銘

程顯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任宗誼墓誌銘

劉跂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周茂叔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行己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交口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

勅納之。投劾而去。達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旣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尙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莫不嘆服。此余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余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之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于自期。譔譔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太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遇齊魯客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旣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于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

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

程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日。纔三十耳。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取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唯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

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鵠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于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于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目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于濮州鄆成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

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張天祺墓誌銘

張載

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

有宋太常博士張天祺。以熙寧九年三月丙辰朔。暴疾不祿。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歸祔大振社先大夫之塋。其兄載以報葬不得請銘。它人手疏哀詞十二。各使刊石置壙中。示後人知德者。博士諱戩。世家東都。策名入仕。歷中外二十四年。立朝莅官。才德美厚。未試百一。而天下聳聞樂從。莫不以公輔期許。率已仲尼踐修莊篤。雖孔門高弟。有所後先。不幸壽稟不遐。生四十七年。而暴終它館。志亨交戾。命也奈何。治其喪者。外姻侯去感。蓋節賁及壻李上卿。郭之才。從母弟質涼。甥宋京。攀號之不足。又屬辭爲之誌。

商瑤墓誌銘

張耒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餉獵。整綽且盡。盜怨毒入官。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



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胸中不少概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州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未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竅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直。則已光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 唐充之墓誌銘

陳瓘

充之姓唐氏諱廣仁。充之字也。其先幽州人。自石晉割地。至五世祖始得從歸滄州樂陵。咸平中。曾祖克勤被詔試武藝。授三班借職。以天雄軍管界巡檢使卒於官。因家焉。遂爲大名內黃人。祖中立。大名司法參軍。父愈。喜儒士。自充之五六歲時。訓以詩書。浸長。使從學于外。充之能擇交游。言行謹飭。讀經史。講義理。亦長於科舉之習。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乾寧軍司法參軍。界河驛有殺略人者。守將械送獄。俾鞠之。疑其誣服。以白守。守不信。方趣決不已。而霸州獲真盜。然後釋無罪者凡四人。後爲常州錄事參軍。部使者聞充之在乾寧。有審克之譽。部有疑訟。多以屬之。充之所辨正。合人情者。非止一事。改官制。授通仕郎。以薦者及格當改官。坐元符末上書。命格不下。調監壽州開順口鹽礬酒稅。未赴。丁母憂。服闋。監蘇州酒

稅務郡守李尙書孝壽治尙峻猛不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敢與論曲直蘇人多賴之後守盛待制章於充之爲姻家初與充之善郡人朱氏有勢焰守所歆慕衆皆帖帖屈隨而充之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跡守不能堪衆或怒置充之於獄吹毛無實以酤酒點饒爲罪充之旣廢貧困不能北歸居楚之寶應益以讀書教子爲事又七年以疾卒于家宣和己亥五月丙辰也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于揚州之某地充之娶張氏中散大夫某之女子男四人曰激曰濬曰激曰洪女四人長適從事郎趙枋餘未嫁初充之客寓寶應苟營屋室而勉竭其力以擇葬地於維揚躬詣內黃啓祖考之殯迎護以來將十日曆蓋犇走自效服勤累歲未克遷奉而充之得疾卒矣今其子激等旣葬充之又能率先志併襄大事使三世窀穸之事訖無可憾亦可以見充之身教之遺美矣激等遣人自寶應來南康以呂本中所狀充之之行求銘於瓘書辭慘切且曰先人疾亟時嘗問曰居仁約訪我尙未到又嘆曰我欲一游廬山今不能矣諸孤不肖摧割待盡念欲畢聞餘訓永不可得維行狀旣獲所屬而礪石穴土以需于掩壙之後者將孰請而可乎居仁本中字也正獻公之曾孫言行有家法其所敍次皆可考證其載充之教子之言曰涑水文正公嘗謂平生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爾汝曹不可一日忘此語也濉陽劉公嘗謂充之材用有餘遽聞其死嗟惜不已嗚呼可達可壽而廢斥夭短豈非命歟其所厚善率皆遲鈍迂闊之士於其歿也能相與戚嗟而已悲夫銘曰

木搖難栖波湧莫濟樵蓑積勞未穰而逝飢穰天也人豈能違奄忽不俟豈唯我悲

任宗誼墓誌銘

劉 跋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尙書司封員外郎諱粹之曾孫。尙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尙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議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尙書公改葬於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親喪服除。調濱州司戶參軍。亳州鄆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事。管句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運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眞洲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卽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勾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秦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年浮沉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旣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嘗用遂屈。公曰。差易耳。廬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鄆有民椎埋剽。及敗。則行錢。詆讎。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授賞。以君有母。故爲公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於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眞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公曰。倉雖在眞。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鄆。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擯其要害。躬爲鑄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治訟。區處立決。庭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奈何并容。公笑曰。懦令倚吏以辨。又憚其縱。則橫倚。

撫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我。在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噓。恢然無忤人。更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無虛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尙能兼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義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義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譽。郭儔。士廉。張平。張大辨。謝敦頤。儔。右班殿直。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跋皇妣魯國太夫人正議公中女。篤於同氣之愛。憐公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於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跋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官。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爲之銘曰。服周於身。棺周於服。列石屢文。以爲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蓋博。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真宅。

王公旦墓誌銘

滕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釣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恕於心術。汰勝尙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于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敦潔而恥浮澹。進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當真宗皇帝世。以縣佐史有文。選入閣下。隸崇文院。典理御書。日以進用。立朝侃侃。居羣以和人。推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辨。因俗爲政。不務儼察。時號爲循吏。今天子明道建元。

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祕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佐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愍。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礪。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圯裂。葆光全素。羨慶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爲本郡舉首。咸平初。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中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祕閣。知柳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時。得黜臨江軍監。新徒縣酒稅。內徙楚州監鹽。復知南康軍。召還。隸職中祕。出守潤州。逾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復吉居閣下。歲久。以便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動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榘。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尙幼。宗諒接公之德。舊矣。嘗宰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子。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爰詹嗣而銘曰。

建水之英。武夷之靈。猗歟王公。才爲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優柔。文鋒錯落。播在民謠。賡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真。雅合天道。光昭搢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鍾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悠悠東渚。草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砥礎兮。識太原君。

子之墓。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呂和叔墓表

范育

神道碑

范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修

王文正公神道碑

歐陽修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

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參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于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問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其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擗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于哀而已。不必合于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

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誥。胡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誣。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觀周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疾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

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于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壠園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是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

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于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三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

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位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食封壹千二百戶。修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于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于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皆與居。歲時以辭弊酒夕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感疏。

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義。往往引以輔道。處士信厚。聞其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楊州。復其墓。復墓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歎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壘。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鵠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蕢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爲其縣人焉初諫議學遊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爲美談君其第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候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舡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爲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爲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勾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于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

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己也。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喪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尙。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旣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無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旣歿。君益修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旣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旣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旣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旣乃和而不解。使學趁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于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歿。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至數百里。貧者位于別館。哭之卒時。夫人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其孤旣葬。而祭于家。必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而不感。可以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善信乎朋友。鄉黨可以見誠之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德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譏次井田兵制爲圖籍。按之易。易大臣有薦官邸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賦。推是道也。愼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娶則种夫人也。子義山能傳其父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七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未至。至若君之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其老。放乎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遇。措乎天下國家。乃中身而止矣。嗚呼。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其所及。可爲衆人道者也。若信諸己。而知乎天者。則又非衆人之所可知。必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門人。與論君之德者乎。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郡。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

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塞。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成等大賊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壘久墜。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

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州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輒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

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始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爲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一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

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閻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宮。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

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察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

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梯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可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

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有思。永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閒。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待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閒。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視公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勅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

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遣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壩。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官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

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尙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尙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尙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尙書知穎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尙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間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土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尙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尙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尙幼。孫十有二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官。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子聖考。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眞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眞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

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子天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

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隍。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諡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定安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子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廷。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號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池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饜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尙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皆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



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眞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敗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眞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統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覩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寇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銀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

渡無橋。至則公先以度村。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特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閒。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

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

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敕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窳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拊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告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瀾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輪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蒞蘆秦有將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甲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尙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爲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爲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旣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爲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棧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將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爲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敕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

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爲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洩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尙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縉。瀛州防禦推官。知楊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慙。恣。愈。憇。憇。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旣沒。集其遺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荊公介甫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旣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弼弼。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闕。砭廢藥瘍。扶昏剔聵。波濤沄沄。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爲衆仰止。栖遲掾曹。翱翔書府。如鷺之鷗。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旣助旣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剝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

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卽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

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蹶。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期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

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臣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卽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

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賦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還爲開封府推官。擢知陳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鄆。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爲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賦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賦。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兩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兩乳臭見。必敗事。守忠守化。故親事官。皆鷲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

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言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姑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政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

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

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卽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衛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卽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

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閒。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卽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卽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卽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卽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晏。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卽日



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卽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諡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

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飯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尙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

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篋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帆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

饑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瘳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秦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誣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眞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

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訥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獨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卽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旣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此。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卽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

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諍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卽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達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卽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而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卽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



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矣。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閉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尢病。旣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壘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帆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帆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帆提舉浙西常平。以便其養。帆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

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航。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卽帆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帆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公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禾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

軾代張文  
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

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人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文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文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賜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公。韓國公。妣季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尙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饋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公爲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

米且將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卽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  
甌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  
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  
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  
起監蔡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入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  
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  
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  
外郎。遂知制誥。句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  
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  
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卽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爲學士。可少  
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  
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  
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  
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  
母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

保吉引剩員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宜言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行。改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織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宏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

爲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襄。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尙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解。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透。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齋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尤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舍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憚。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姦難。不蹙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忤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傳

補亡先生傳

退士傳

六一居士傳

桑懌傳

趙延嗣傳

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無名君傳

洪渥傳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楊孟之心。樂爲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

柳開

种放

歐陽修

歐陽修

石介

司馬光

司馬光

邵雍

曾鞏

柳開

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昔也。吾既肩且紹矣，新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爲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爲然。先生始盡心於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如何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卽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爲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詞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爲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旣而詞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卽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旣觀其星以正其候，卽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



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坐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六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爲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爲不可。曰吾見玄之爲心。務以異于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奧。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旣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爲事業。堯舜不能尙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協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爲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而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什。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

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爲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首。永十八君之祚。尙非其董常輩之會及也。嗚呼。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爲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尙能補也。矧其餘者哉。不其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種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已。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于於時。不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恣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尙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礫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粹粹者。漢則楊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藜。皆句句明白。剔奸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詰以斥之。雅尙山林之

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闕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及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于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進而迹。庸爲爾直。不進而名。庸爲爾程。於乎名迹判于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以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源。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于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

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患于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說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穎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年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

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兵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二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驚。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十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工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

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擇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御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強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願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需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于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培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

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倅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塲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

勸殊不知約賦便取聲律便美非寬字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避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獨詹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旣薨眞宗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于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尙何暇顧于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變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



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旣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怨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勳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云。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

之勇于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爾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于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勇而使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閒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曷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關郎，受樂於北平霍汲。

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簋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儉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辭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

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聞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忠。子二：曰福郊、福時。二弟凝、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

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有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摠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耶。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致于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章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忘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

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其無名君之謂乎。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乃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旣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豫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傳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方山子傳

蘇軾

公默先生傳

王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巢谷傳

蘇轍

孫少述傳

林希

錢一傳

劉跋

玉友傳

劉跋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期年

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作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歧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于黃。過歧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

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二騎。挾二矢。游西山。鵠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穎。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穎。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穎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穎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狗名。被服先王。窮究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

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願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盩縣人。行第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暉。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无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乘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

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在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戚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顯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善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授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

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願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願以不才能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親視河朔。夜聞鴻雁至。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雖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願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于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于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

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盧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今至梅州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矣。將復見子。瞻于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囊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囊。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耳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侁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率侁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侁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元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侁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侁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侁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侁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徒吳興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侁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相與排毀。侁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瀾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爲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弟。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侁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侁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卽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侁。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節度



推官。且試以縣。倅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倅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喬、扃、五女。倅貧。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食肉。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顧。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己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 錢一傳

劉跋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賦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氏沒。無似。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顛頤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瘵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戚。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及。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

起。一本有羸疾。性簡直。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剔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一方奏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痲。甚急。復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之。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一日病本中熱。奈何以剛齊燥之。將不得前後洩。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一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趨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效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子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過期。今尙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一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曰。養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

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公。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學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一爲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斬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號。退考之。皆中。末年學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疹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於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跋曰。一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嶺。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掇其章。著明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 玉友傳

劉跋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庚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旣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卽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脩。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旣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聞。故人徐公爲郎。言於朝曰。此臣

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州牧盧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驩。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三之比。三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醉中冰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出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平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銜鸞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爲驩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既覺之。因著爲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旣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矐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耶。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良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者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

見之終不往。浮沉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郟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蘄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況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 露布

####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尙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元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特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確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剝割封屠。窮彼殘害。一境顛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君。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容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牒。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渠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反覆。認此狂迷。尋結

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咸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效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卽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矜。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旣乂。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旣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尙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僞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托。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脩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此是駭童。固無遠略。負□君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脩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輒青鑲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脩入

觀之儀。期暫詣於闕定。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特劫於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尙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蹕周歲。旣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唯皆鼓舞。有以見穹昊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寮已上若干人。旣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